



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

乐黛云 主编

冯玉

未完成的自我

张辉 著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天津出版社

冯至 未完成的自我

张 辉 著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天津出版社

选题策划：徐 迅 龙 杰

责任编辑：李君伟

责任印制：李文宗

封面设计：张守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冯至 未完成的自我 / 张辉著. —北京：文津出版社，2004

(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 / 乐黛云主编)

ISBN 7-80554-450-6

I. 冯… II. 张… III. ①冯至(1905~1993)—人物研究

②冯至(1905~1993)—思想评论 IV. I 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9886 号

· 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 ·

冯至 未完成的自我

FENG ZHI WEIWANCHENG DE ZIWO

乐黛云 主编 张辉 著

*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出版
文 津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 址：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北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880×1230 32 开本 5.875 印张 145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 000

ISBN 7-80554-450-6

K·64 定价：12.80 元

总序

乐黛云

21 世纪，世界文化正面临一个新的转折。为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原教旨主义，必须大力推进多极制衡和文化的多元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化必然成为世界新文化建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诠释，以利于其现代发展并有益于世界进步；另一方面又亟须总结过去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的经验和教训，对百年现代文化进行总结，以便为建构未来的世界新文化作出贡献。这一总结的核心无疑是百年古今中西文化的冲突激荡及其酿成的发展趋势。

百年中国比较文学正是在这一历史使命的驱动下发展起来的。20 世纪的一百年，是中国学术文化史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并在中外学术的冲突和融通中曲折地走向成熟和繁荣的一百年。在这一百年中，比较文学先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种观念和方法，后是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在中国学术史上留下了深刻而独特的足迹。比较文学在 20 世纪中国的发生、发展和繁荣，首先是基于中国文学研究观念变革和方法更新的内在需要。这决定了 20 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基本特点。学术史的研究表明，中国比较文学不是古已有之，也不是舶来之物，它是立足于本土文学发展的内在需要，在全球交往的语境下产生的崭新的、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现象。

百年中外文学的关系和相互影响是中国比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从历史上看来，各国发展比较文学最先完成的工作之一，都是清理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互关



总序



系，研究本国作家与外国作家的相互影响。”百年来，已有很多学者在这方面作出了显著的成绩，但过去这方面的研究多局限于西方文化对中国学者和作家的影响，少有研究这种影响如何在中国文化自身传承之中发生和发展，更少有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得到新的诠释而促成自身的现代化。本丛书从这一现实状况和学术史的角度出发，对20世纪一百年来卓有成就的中国学术名家如何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根据时代和社会的需要形成独特的中国现代文化，进行全面的总体探讨和深入研究；并在这一基础上探讨继承传统文化，吸收西方文化以及多元文化交汇共存的规律，目的在于阐明新文化在中国生成的独特路径，通过实例对延续百年的中西、古今之争作出正确结论并预示今后的发展方向，以便中国文化真正能作为先进文化，在世界文化多元格局中占据应有的地位，在推动世界文明进步中起到应有的作用。

古今文化承接和中西文化沟通是20世纪文化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但学术界至今较多关于这方面的一般理论探讨，较少有将中西会通和古今传承二者结合起来的、有分量的重点个案分析。本丛书从学术史的角度出发，对沟通中西文化、对中国文化发展卓有贡献的中国学术名家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在古今中西文化交汇的坐标上，完整地阐述他们的生活、理想、事业、成就及其对中外学术发展的贡献。特别着重探讨20世纪一百年来他们如何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形成完全不同于过去的20世纪中国现代文化景观。着重个案研究，意在通过主要人物的生活、理想、事业、成就，以及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对西方文化的吸收，突出他们对中外学术发展的独特贡献，阐明新文化在中国生成的独特路径，力图通过实例对延续百年的中西、古今之争作出正确结论并预示其今后的发展方向。

本丛书的作者都是国内跨文化研究和现代文学方面著述颇丰的一流专家学者，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研究功力，是继20世纪

初沟通中西文化的钱钟书、季羨林等大家之后涌现出来的新一代领军人物。基本上做到了名家写名人，研究有深度，叙述到位，资料翔实，视角独特。

总之，本丛书进行的这种研究不仅对中国极为重要，对世界多元文化的对话和沟通也具有突出的方法论和认识论意义。本丛书志在这方面填补学术界的空白。



总

序

目 录

第一章 一生在否定里生活

——冯至精神历程的多重透视 (1)

- 一、现代精神的批评者与受伤者 (1)
- 二、四篇《自传》：诗歌与散文体的回忆 (6)
- 三、五部传记与一个否定型的精神探索者 (10)
- 四、纵使“否定的否定”里也有肯定 (17)

第二章 没有一个诗人不是孤独的

——20世纪20年代冯至与浪漫传统的联系 (24)

- 一、昏黄的深巷，看见一个人儿如影 (25)
- 二、越荒凉寂寞，人们越构造幻想 (34)
- 三、吹箫人的故事与庞贝废墟 (43)
- 四、诺瓦利斯：自然和精神的对话 (52)

第三章 1931年的寂寞与忍耐

——透过里尔克看冯至的自我探索 (57)

- 一、世界是深沉的，还有许多秘密 (58)
- 二、两个鬼：“世故”与“自己” (61)
- 三、1931年的“寂寞同忍耐” (65)
- 四、他们要开花，我们要成熟 (72)

第四章 用整个生命深深地领受奇迹

——《十四行集》与《伍子胥》合论 (83)

- 一、一个人面对着一个宇宙 (84)
- 二、宁静的启示里得到正当的生死 (94)
- 三、现代奥德赛的生命担当 (101)

第五章 断念者的心灵复调

- 冯至的晚年歌德情结 (106)
- 一、歌德：一个完整的人 (107)
- 二、这是永久的歌声：应该割舍 (117)
- 三、一首晚年的青春之歌 (123)
- 四、无法走出的困境 (127)

第六章 诗与政治：尝试性的对话

- 冯至《杜甫传》的人民叙事及其效应 (130)
 - 一、诗圣：精神成年的象征 (132)
 - 二、个人浪漫主义还是人民喉舌？ (139)
 - 三、一滴清水，怎样真正投到了大海？ (150)
 - 四、人民是谁？诗人是谁？ (156)
- 参考书目 (159)
- 冯至生平与著译年表 (165)



第一章 一生在否定里生活

——冯至精神历程的多重透视

一、现代精神的批评者与受伤者

在人们的记忆中，冯至（1905—1993）一直是“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①。这歌者的荣光，伴随着他几乎横跨 20 世纪的生命历程。而鲜有人关注的是，作为一个天才的沉思者，他又是极少数能从深刻的精神层面颖悟到现代性困境的中国知识人之一。他对现代中国人内在生活领域充满自我否定的探究和所受到的无法言表的内伤，至今令人为之感佩、为之叹惋。

不过，尽管如此，冯至的外在生活世界却并不格外引人注目。1987 年 11 月他曾以短短五段文字写了一则《自传》：

冯至，原名冯承植，字君培，1905 年 9 月 17 日生于河北省涿县（现涿州市）。1916 年至 1920 年在北京四中读书。在学校最后的一个学年，阅读提倡新文化、新文学的报刊，对新诗发生兴趣。1921 年入北京大学预科，1923 年入本科德文系。在学习德语文学的同时，也进修国文课程，并试做诗和散文。1925 年与几个朋友创办文学刊物《沉钟》。《沉钟》先是周刊，后改为半月刊，1927 年后经过长期的中断，又于

①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5 页，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

1932年恢复，最后于1934年停刊，鲁迅说，这是一个“最坚韧、最扎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1927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先后在哈尔滨第一中学、北京孔德学校当国文教员，兼北京大学德文系助教。

1930年9月赴德国留学，在海岱山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德文、哲学、艺术史。1935年夏，在海岱山大学以一篇研究德国诗人诺瓦利斯问题的论文考取博士学位。在留学期间，喜欢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作品，欣赏荷兰画家梵高的绘画，听雅斯培斯讲课，受到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

1936年任上海同济大学教授兼附设高级中学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同济大学内迁，经过金华、江西赣县，最后到达昆明。1939年至1946年，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外语系德语教授。在战争艰苦的岁月里，西南联大师生思想活跃，民主运动蓬勃发展，我在这样的气氛里认真教书，努力写作，研究歌德，准备写“杜甫传”。在昆明产生的诗集《十四行集》出版，朱自清、李广田都写出评论文章，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就不再有人提及了，但在国外被译成英、日、德、荷兰、瑞典等国的文字。在昆明的那段生活，是我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

1946年回到北京，任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教授，1951年后兼任该系系主任。在50年代，曾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学部委员。这时期的写作大都是热情赞颂新中国成立后的种种变革和社会的新气象。有时也写过不实事求是、违背自己心意的文章。

1961年，参加中宣部、教育部领导的高等学校中文系、外文系的教材编写工作，强调科学性、稳定性，这工作持续了三年。1964年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化大革命”期间，度过眼前荒凉、头脑混乱的



十年，任何工作都无从谈起。粉碎“四人帮”后，哲学社会科学部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的工作渐渐走上轨道。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澄清了头脑里的一些混乱思想，好像又一次明确了文章应该怎样写，学问应该怎样做，力求实事求是，不作违心之论。1982年免去外文所所长职务，任该所名誉所长。从1979年到现在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曾被选为第五、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瑞典皇家文学、历史、文物研究院1980年聘为外籍院士；联邦德国麦茵茨科学文学研究院于1981年、奥地利科学院于1986年聘为通讯院士。^①

这段叙述显然克制而内敛。有些反思性的部分虽未能充分展开，却体现了冯至一直给人们留下的总体印象。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低调而内敛的诗人和学者的用舍行藏，却代表了现代中国一种不可多得的精神探索类型。

作为日耳曼学学者，他是中国无可争议的歌德研究权威，^②但是，他一生最关心的却不是作为“狂飙突进”精神领袖的那个歌德，而是晚年歌德。当五四一代的知识人更看重歌德对“少年中国”的意义时，三十岁刚出头的冯至关注的却已经是歌德的“断念”（Entsagen，或译“克己”）思想，是对一往无前的浮士德精神的自我批判。甚至，在歌德的重要长篇作品中，他也没有翻译公认的代表作《浮士德》，而是选择了作为其重要对照的《威廉·迈斯特》。事隔近半个世纪，中国人通过歌德再次进入这一

① 冯至：《冯至学术论著自选集》，507—508页，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

② 1983年联邦德国慕尼黑歌德学院授予冯至“歌德奖章”；1985年民主德国授予他“格林兄弟奖”；1987年联邦德国国际交流中心授予他“文学艺术奖”，同年联邦德国政府授予他“大十字勋章”；1988年联邦德国语言文学科学院授予他“宫多尔夫外国日耳曼学奖”。关于冯至与歌德的精神联系，请参看本书第五章《断念者的心灵复调》。

领域时，依然不得不惊讶这位诗人天才的预见和超前判断。

事实上，在度过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的浪漫时光之后，冯至就已经开始对现代精神的主流从多个方面有所怀疑和反省。1928 年，他在长诗《北游》中唱出了对“大而黑暗的都市”的“阴沉”感觉；1931 年，他用里尔克的诗表达自己的心曲：“开花是灿烂的；可是我们要成熟，/这就叫甘居幽暗而努力不懈。”与个性解放的现代主旋律相映对，冯至沉思的问题是如何成为“心的谦虚”的人，是与“太聪明”的中国人相对照的“呆”（Dummheit）的品格。1941 年，他在《一个对于时代的批评》一文中借分析克尔凯戈尔的思想对现代世界作了这样的判断：“在一个夸夸其谈的、散漫无形的、肤浅的、调情的、凭理观察的时代里，那些严肃的矛盾和冲突与其说是被泯除了，倒不如说是被人忽视了好些。在一个没有深情、只有考虑的时代里，多少生存中根本的问题都被遗弃了！”^①而他完成于 40 年代后期的代表作《十四行集》和《伍子胥》则显然对现代人的精神处境作了更为切近的和更准确的表达。总之，作为一个身处现代世界，而对自己的时代做出非同寻常的思考乃至批判的学者和诗人，冯至无疑是个独特的存在。

然而，尽管年青时代的冯至就带给我们许多天才颖悟和令人难以忘怀的思想成果，但是这一切却并没有使他最终规避同时代人陷入的精神窠臼。尤其是他的后半生，无疑留下了不少遗憾。这不仅因为，如他自己所说在这段时间他“写过不实事求是、违背自己心意的文章”，并且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度过眼前荒凉、头脑混乱的十年”；^②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现代性弊端的沉思的批判者，他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那些弊端的牺牲品。

① 该文写于 1941 年 2 月 22 日，发表于 1942 年 7 月 20 日的《战国策》。引文见冯至：《冯至全集》，第八卷，248 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② 冯至：《自传》，见《冯至学术论著自选集》，508 页，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

或者，用他的女儿冯姚平女士回忆中的话来说，他“在那个年代里身受内伤”^①。而唯其是“内伤”，所以外人难以察觉，甚至连他自己有时也默然不知。

也许下面两段分别写于1941年和1949年文字，其反差强烈的叙述可以证明冯至内心经受过多么巨大的挣扎乃至分裂。如果不是收入同一本《冯至全集》中，我们甚至无法相信那是出自同一作者之手。1941年的冯至写道：

公众把一切的“个人”溶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但是这个整体是最靠不住的，最不负责任的，因为它任什么也不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团体、一个“个人”，都是一些把握得到的具体，所以它们能够有责任心、惭愧心、忏悔心——这些，公众却都没有。

但是，无论什么人投到这公众的海里，便具体的化为抽象的，真的化为虚的了。多少人在岸上时，是冰炭一般的不同，可是一到这个海里，就冰也不冷，炭也不烫了。这真是“平均一切”的理想的境界！它是一切，也是虚无，它有上帝一般广大的神通，而没有任何一个生物也应有的点责任感。于是有些人看着它，像是小孩子看见一个肥皂泡一般，不由地起了好奇心，就是一个村童也可以拿它玩一玩，一个醉鬼也可以拿它耍一耍了。^②

而1949年的冯至，在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之前，则表达了完全相反的观点：

^① 这个说法来自冯姚平女士的回忆，见2004年7月28日《新京报》C60版。

^② 冯至：《一个对于时代的批评》，见《冯至全集》，第八卷，246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我个人，一个大会的参加者，这时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这样深切的责任感：此后写出来的每一个字都要对整个的新社会负责，正如每一块砖瓦都要对整个的建筑负责。这使我理會到一种从来没有这样明显的严肃性：在人民的面前要洗刷掉一切知识分子狭窄的习性。这时我听到一个从来没有这样的响亮的呼唤：“人民的需要！”如果需要的是更多的火，就把自己当作一片木屑，投入火里；如果需要的是更多的水，就把自己当作极小的一滴，投入水里。^①

为什么一个能以“个人的坚定信念对抗集体主义神话”^②的诗人，一个拒绝参加“公众”合唱的歌者，竟如此心悦诚服地试图加入“大海”之中？又为什么一个深刻探究自我完整性的思想者，却如此轻易地放弃了初衷，甘愿成为“一块砖瓦”、“一片木屑”？

冯至的精神历程，对我们反思现代性问题，特别是深入认识现代自我，无疑是不可多得的启示。

二、四篇《自传》：诗歌与散文体的回忆

总结自己一生的精神历程，1991年春天，八十七岁高龄的冯至曾写下了最后一份诗歌体的《自传》：

三十年代我否定过我二十年代的诗歌，
五十年代我否定过我四十年代的创作，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把过去的一切都说成错。

① 冯至：《写于文代会开会前》，此文发表于1949年7月2日《人民日报》特刊，见《冯至全集》，第五卷，341页。

② 参见王家新：《冯至与我们这一代人》，见《冯至与他的世界》，201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八十年代又悔恨否定的事物是这么多，
于是又否定了过去的那些否定。
我这一生都像是在“否定”里生活，
纵使否定的否定里也有肯定。

到底应该肯定什么，否定什么？
进入九十年代，要有些清醒，
才明白，人生最难得的是“自知之明”。^①

诗人将自己的一生概括为反反复复的“自我否定”，甚至直到生命的暮年，依然感叹“自知之明”的可贵与难得。在不断的肯定与否定之中，他究竟在追寻一个什么样的真正自我呢？

事实上，冯至虽然将自己的生命历程差不多每隔十年划分为一个段落，但是，他的自我否定实际上主要经受过两次大的考验。其一，是20世纪30—70年代。这四十年中，他经历了从阶段性的自我否定——每过十年否定一次过去的自我——到60—70年代“把过去的一切都说成错”这样一个艰难而痛苦的过程；其二，80年代之后，他从对自己的全盘否定中走了出来，试图重新清醒地面对那失落的旧我。但此时，虽已八十高龄、历经沧桑，他对“应该肯定什么，否定什么”却无法不带着太多的疑问和犹豫。

毫无疑问，这两次考验都不轻松。如果说逐步否定自己过去所做的一切需要经历精神的炼狱，那么，重新推翻那屡屡进行的自我否定，则不仅需要唤醒过去的生命记忆和艺术感觉，而且更

^① 冯至：《自传》见香港《诗双月刊·冯至专号》，1991年7月1日；初收入《文坛边缘随笔》（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后收入《冯至全集》，第二卷，291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要恢复清明的理性和被践踏的良知。

这后一个考验，对耄耋之人而言，甚至可能只是一个无法实现的良好愿望，一种内心期待。

不过，冯至所描述的他一生的思想历程，却并没有因此而减轻分量，更不会失去意义。它逼使我们从历史事实出发回顾这位现代知识人的生命历程，探究他那在否定中生活的一生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以及带给我们的困惑和教益。更主要的是，对绝大多数现代中国知识人来说，冯至所经历的两次考验具有极强的代表性。在一定意义上，他们内心所遭遇的精神裂变，其复杂激荡并不逊色于任何一次轰轰烈烈的社会政治变革。诚如冯至自己所说，他们仿佛活过两次，一次用于否定自己，另一次用于那否定之否定。

透过冯至沉静、持重的外表，从他舒缓、优雅的文字中，我们感受到的是他不断自我否定的精神律动。甚至他个性中的低调与克制，也远没有让他离群索居、与世隔绝。事实上，他曾不止一次地、有意识地努力改变他的自我，并不断努力成为一个他所理解的“整个的人”。一个具有中国灵魂的诺瓦利斯（Novalis），一个保持“谦虚的心”的里尔克，一个勇于承担生命重负的伍子胥，一个威廉·迈斯特式的歌德，一个“人民诗人”杜甫……而所有这些人物，似乎都代表了冯至一个个渴望完成却永远无法完成的、阶段性的“自我”。

应该说，八十七岁高龄的冯至依然期望获得他所谓“最难得”的“自知之明”，并不全然是出于谦逊，也不只是无奈的自我解嘲。“认识自我”，即使对他这样一位集杰出诗人与优秀学者于一身的知识人，也并非一蹴而就的工作，而是一生的追问和探询。反反复复的自我否定，固然是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影响所致，却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现代中国知识人的宿命。在反思性的否定中试图超越自我，又在断裂性的否定中迷失自我，20世纪的大部分中国知识人似乎就是这样走过了自己的全部生命历程。许多



人甚至连回头看一眼的时间也没有得到；更多的人则好像已经丧失了反观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的能力。

包括本书开篇所引的一则《自传》在内，从1979年到1988年，冯至曾以散文体分别写过三份内容大致相同的自传。^①三者仅有繁简之别，基本上是按时间顺序介绍自己的生平和创作经历。时过三年之后，他又以诗歌形式再写一份自传，这至少不能视为简单的重复。正相反，与那些以相对客观的口吻写就的散文体《自传》不同，我们看到，在这份诗歌体《自传》中，诗人对自己的一生做了高度的概括，并且下了主观的判断：“在否定中生活。”不仅如此，我们甚至发现，只有用诗歌体《自传》所提供的思路去理解诗人冯至的一生，那则散文体《自传》中所提供的事实，也才不只是一般的材料铺陈，而更是一个丰富的生命的自我反思成果。

换言之，通过两套对照性的《自传》，冯至向我们传达了两种不同的体认人生、反观自我的方式。散文体的《自传》完全按照生命的线性过程来展开，着重将冯至八十多年人生历程中那些最重要的事件朴实地呈现出来，因而是一种冷静的事实陈述，避免甚至尽可能回避价值判断。而诗歌体的《自传》则显然有别于前者，它要表达的不是那些事件本身，而是一系列事件带来的人生困惑和自我选择的困境。

出于多种原因，在《自传》中冯至并没有详细地向我们揭示他“在否定中生活”的一生，所遭遇的内心挣扎和痛苦。他似乎也没有来得及对此做出超越同时代人的批判和拷问。但是，他无疑向我们透露了自己心中强烈的愿望，并最后用一首诗提醒我

① 第一份是1979年8月为徐州师范学院编《中国现代作家传略》（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所写，后收入《冯至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第二份是1987年为《冯至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1992年改为《冯至学术论著自选集》）所写；第三份系1988年12月根据1979年的原稿为家乡涿州文史资料《涿州人物录》改写，收入《冯至全集》第十二卷。其中以第三份最为详细，但三者内容并无实质性不同。